

《远山淡影》中战后边缘群体的抉择、分裂与创伤

李敏然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远山淡影》作为石黑一雄获诺贝尔奖的作品，其写法和构思惊奇，为世人所称道，更被学界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此外，由于石黑一雄独特的国籍身份与身世遭遇，《远山淡影》中亦融入了作者本人对二战后边缘群体（即妇女、儿童与移民）的深刻思考，将视角聚焦于这些边缘群体所承受的精神分裂与创伤，并通过小说展现出来。本文通过对《远山淡影》的文本分析与解读，阐述石黑一雄如何通过书写“悦子”“佐知子”“万里子”这三位女性的遭遇，来展现战后边缘群体的无奈抉择，精神上的分裂与创伤，并解读作家本身运用小说对这一问题的呼告。

【关键词】石黑一雄；二战移民；妇女儿童；《远山淡影》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1-00010-03

《远山淡影》从叙述视角上便体现出对于战争中的“边缘人物”的关注，这部小说采用的是女性的叙事视角，不是一般的男性叙事视角，女性有了话语权，不再是男性叙述视角下的沉默者。此外，这部小说通过叙述者“悦子”，向我们交代了战后一对日本母女移民的故事，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作者着重刻画女性人物以及女性人物之间的关系，他笔下的女性角色是鲜明且典型的，除了主角佐知子、悦子、万里子外，藤原太太、在稻佐山上的女人都各有特色；在女性关系方面，着重刻画的是佐知子与万里子之间的母女关系。

这里我们应该关注到，无论是女性，还是儿童，他们都是战争中无辜且脆弱的牺牲品，但是社会上给予妇女儿童的关注却远远低于男性。因为在战争中，大批的军队、士兵都是由男性构成的，他们是正面受到伤害的人，社会自然会对于战后男性生理与心理创伤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妇女儿童受到的伤害大多都是侧面的，他们不像男性一样在战场上受伤，但是战争给带来的抢掠、强奸、屠杀、虐待这些暴行，却往往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造成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但由于话语权和地位较弱，再加之战争时难以全面兼顾，这些伤害往往不为人知，甚至在战后，社会对妇女儿童心理康复的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对男性的关注，妇女儿童也成了战争中的“边缘群体”。

对于移民，也是石黑一雄关注的另一个战后边缘群体。作者本身就有移民背景，因此对移民的处境有自己深切的体会。无论何时，移民总是处在国家的边缘，一方面他们离开了自己本土国，不再被故乡完全接纳；另一方面由于精神文明差异，他们也难以迅速融入移民国。因此，移民通常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进退两难，但却无可退路，因为走了短时间是不能回去了。他们与战后的妇女儿童一样，都是被边缘的群体，一群被遗忘的人，在《远山淡影》中这三种因素命运般的出现在了这对母女的身上，这就像是作者通过文字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群人，更不能忘记这一群人，他们的抉择、分裂与创伤也是一个民族需要疗愈和重视的伤口。

一、战后女性的无奈与悲哀

回到书中，石黑一雄用两条线来展示这一命题，一条线是悦子与佐知子之间性格的矛盾；另一条线是佐知子与万里子之间的母女关系。

首先来探讨悦子与佐知子之间的性格矛盾。

在小说中，石黑一雄采用双线交叉叙事的方式，给读者营造了两个时空——一个是年老的悦子所处的“物理时空”，另一时空是几十年前年轻的悦子与佐知子所处的“回忆时空”，两个时空通过悦子这个人物扭结缠绕在一起。但与一般的双线叙事小说不同，《远山淡影》更突出回忆的散漫与不可靠性，而一开头，作者便借悦子的口告诉读者：“记忆有时是如此不可靠的东西，被染上了太多所在情景中的情绪和气氛，我在这里叙述的一些事情也是如此。”一开始便暗示读者，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在讲述她的故事，回忆的模糊不清给自我欺提供了机会，亦真亦假，似梦似幻。^[1]

在这个故事中，佐知子与悦子之间的性格矛盾，成了读者“解密”的钥匙。从小说一开始，我们便能感受到佐知子与悦子这两位女性的不同性格，悦子身上带有强烈的日本传统女性色彩，而佐知子则更为大胆独立和冷酷。处在“回忆时空”中的悦子，对于日本传统家庭的生活模式是接受的，她对家庭尽职尽责，努力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相比起年轻一代独居的“新模式”，她更喜欢的是与家里长辈一起居住，当绪方先生要离开时，开口挽留的竟是悦子而不是亲儿子二郎。另外，对于丈夫的“命令式”沟通也是言听计从。而处在“物理时空”中的悦子，也有表现出她对传统日本生活的怀念，对二郎的怀念；在她与女儿妮基的对话中更能看出，悦子的骨子里还保有日本传统女性的气息——她对女儿与朋友未婚同居的生活格外关注，对女儿的婚姻与生育也有自己的担忧，这是悦子性格中规矩又传统的一面。

但相反，佐知子对待日本和家庭的态度却与悦子截然不同。她是大胆的、也是自私的，对于孩子，她没有给到一个母亲应有的关爱，她更爱的似乎是她自己；对于生活，她敢赌，赌弗兰克一定回来将她们母女带去美国，赌她们去到美国就能重获新生。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佐知子与万里子两个人从伯父家搬出来，宁可在河边的小破房子里相依为命也不愿意回去伯父家，一方面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小说中不止一次暗示到，这一片区的妇女在佐知子背后的议论纷纷，如：当万里子走丢时，她与悦子一同去寻找，悦子建议她们去问问路边的两个妇女，这时的佐知子冷笑一声，耸耸肩，说：“好吧，我们去给她们一些嚼舌根的东西吧。”

我不在乎。”佐知子给我一副我行我素又孤傲偏执的姿态，日本传统家庭妇女身上的温婉、顺从与她完全不搭边。

也就是说，她与悦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分裂状态。可以肯定，年老的悦子对于当时那段日本家庭生活经历并不排斥，甚至有些想念，即在她的性格中仍有传统的部分保留；但如果回忆中的佐知子也是悦子的一部分，并且是真实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性情却是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她？

继续阅读，石黑一雄给出了答案——战争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与阴影，使得悦子不顾一切地要走上移民和离开故土的道路。战争带来的创伤与阴影，作者没有直接的描写，却通过人物之间的闲聊，不经意间透露战后日本妇女那些无形的心理创伤，就如下文写道：

“‘可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藤原太太说。‘我们都应该把以前的事放在身后。你也是，悦子，我记得以前你难过极了。可是你挺过来了，继续生活。’

……

‘要是绪方先生没有收留我，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会怎样。不过我可以理解他是多么伤心——我是指您的儿子。即使是我，我有时也会想起中村君。我忍不住。有时候我醒过来，忘了自己在那里。我以为我还在这里，在中川……’”^[2]

在藤原太太与悦子的谈话中，我们能窥见一些悦子的经历。战争不仅摧毁了悦子原来的家园，还夺走了她真正爱人的生命，一句“我忍不住”中包含了多少难以忘怀的思念与苦痛，对比起那个在家里毕恭毕敬的悦子，这里的悦子让我感觉到她首先是一个有心爱之人的女人，而不是某人的妻子，某种生活的机器。悦子与藤原太太对待战争也呈现两种状态，藤原太太积极投入新的生活，但悦子似乎还活在过去中，她不易表露出来的情感，她藏在隐秘处的铁盒子，全都带有过去的痕迹，但她却没有任何发泄和排解的方式，只能独自一人将这份创伤和苦痛掩埋在心底。如果不逃离长崎，她便只能在这个对她而言满是创伤的地方，时时想起，时时撕开自己的伤痛，无法减轻痛苦，无法痊愈。

而悦子也借佐知子的身份说出她逃离长崎的激动——“你不知道离开这个地方有多高兴”“悦子，离开这个破地方我是多么如释重负”；说出她对这片土地的绝望与痛苦——“我伯父的房子里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只有一些空房间，没别的了。只有空房间，没别的了。”在当时的佐知子看来，无论是战争还是家庭，她都是一个被长期压抑的个体，长崎这片土地是没有希望的，是死气沉沉的，只是一座困住她的坟墓，而往外走，则是她追求自由和新生的唯一方式。

通过悦子与佐知子性格的割裂与矛盾，我们能感受到当时战后的妇女所承受的精神打击与心理创伤。这是多方面的折磨，不仅是战争夺走一切之后的绝望，更是无法倾诉无法排解的郁结，特别是日本传统家庭中的妇女，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最低的，这使得她们的心理创伤是无法主动与其他家庭成员提起，或者她们的诉求往往也会被忽略或不被接受，因此很多时候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巨大创伤带来的煎熬，这反而更深化了战争给她们带来的创伤与痛苦。而这种痛苦在这篇土地上，却是鲜为人知的，更是无人问津的，因此，悦子即使要

赌上一切，离经叛道，都要离开这个孕育她生命、孕育她性格的地方，这是被边缘的她，作出的无奈抉择与逃离。关于此，学者唐纳德·斯通指出^[3]，佐知子的日文名为“Sachiko”，除了能译成佐知子，还能译成“幸子”。显然，“幸子”与“悦子”的同源性是更强的，二者都有表达幸福喜悦的美好祝愿，但讽刺的是，无论是悦子还是幸子，亦或是万里子都曾获得过长久的幸福。

二、战后儿童群体的漂泊与无助

其次，我们来探讨佐知子与万里子之间的母女关系，即悦子与景子之间的母女关系。

佐知子与万里子的关系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描写的那样——母慈子孝。佐知是一母亲，而小说一开头，作者便给读者抛出这样一个疑问——究竟谁才是好母亲？悦子第一次与佐知子交谈时，佐知子便三翻四次地强调“悦子，我肯定你会是一位好母亲”，而在悦子与藤原太太的交流中，藤原太太也肯定她说：“孩子出生以后，你就会开心起来了，相信我。而且你会是个好母亲，悦子。”除了人物对悦子的正面表扬以外，在各种细节中，悦子也像是一个“好母亲”，这体现在悦子与万里子的沟通之中。关注这两人的交流可以发现，几乎都是悦子单方面发起的沟通，很多时候都没有得到万里子的回应，但是悦子给予万里子的关心与宠爱，甚至比佐知子还要多。比如，在万里子走失时，悦子表现出着急与不安，一个孕妇还要在夜晚跟随佐知子一起寻找万里子；在一起游览稻佐山回来时，万里子想玩路边的游戏，佐知子没有同意，反而是她掏钱陪万里子玩了一次又一次；在小猫事件上，佐知子从来没有关注过女儿心爱的“小畜生”们，反而是悦子听她讲小猫的名字和故事。作者给出的种种证据都证明，悦子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好母亲，但事实的确如此吗？我想先继续探讨佐知子的母亲角色，再解答这个问题，毕竟她们都是一个人的两面。

再来看看佐知子，佐知子的行为无不反映出她对女儿万里子的忽视，但是在带女儿离开的这件事情上，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她“时时刻刻都将女儿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面对悦子的不安和焦虑，她反驳道：“可是一个母亲应该考虑出现的、给孩子的各种机会，难道应该为此受到责备吗？”，还会跟悦子谈论离开后女儿的未来：“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在那里，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她可以进大学学画画，然后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样的美好畅想与“照顾女儿利益”的各种强调，在我看来，却更像是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谎言，骗过身边人，更骗过自己。佐知子作为与万里子相依为命的母亲，她早已明白万里子对于离开的抗拒，也明白自己对女儿关爱的缺失，但是她为了能心安理得地离开，一直在不停地麻痹自己，伪装自己，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万里子。

但在小说末尾，在离开的前夕，在佐知子淹死小猫的事件上，她还是破防了，对着悦子说：“你以为我认为自己是个好母亲？”这是佐知子对悦子的反问，更是悦子对自己的反问，当她狠心地舍弃女儿的利益，一意孤行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当她瞒骗和麻痹自己的时候，她就不再是一个好母亲了，淹死小猫只是最后一根稻草，逼着她承认和面对自己这幅冷酷的、狠心的母亲模样。以上谈到的那个温柔善良的悦子，不过是“物

理时空”的悦子因逃避现实而臆想出来的别人对她的称赞，以及她想要给予万里子的弥补与赎罪，但无论回忆再怎么美化，再怎么将自己身上的恶都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现实，也改变不了景子的死，“物理时空”的悦子仍然是那个一意孤行的佐知子。

谈完这两位母亲，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位母亲与万里子之间的关系。佐知子与万里子之间的关系是显性的，而悦子与万里子之间的关系则是隐性的。

佐知子对万里子的忽视，在书中多处可见，集中体现在她对万里子心理需求的忽视，她忽视女儿对离开的抗拒，忽视女儿对她的美国丈夫弗兰克的厌恶，只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将女儿带走，而我认为她对女儿的心理最大的忽视，都与两次“死亡”有关，一次是她忽视了目睹小巷女人自杀后万里子受到的心理冲击她却忽视了，另一次则是她当着万里子的面将小猫淹死。当万里子目睹了东京女人自杀的过程时，佐知子不仅没有对她进行疏导，而且当万里子的心理问题表现出来，常常看到“那个女人”时，她还是不以为然，认为“小孩子就是这样的，他们编一些事情来玩，结果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而这时，其实就已经错过了安抚万里子的最佳时机了，东京女人自杀的阴影一直留在万里子心里，成为无法磨灭的伤害，而佐知子当着万里子的面，亲手将小猫淹死，更是将这团阴影无限放大，将弱小的万里子吞噬。与东京女人不同，这些小猫是万里子最珍惜的事物，而当佐知子淹死小猫时，她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双手背在背后，就像当初她看到巷子里自杀的女人一样，她挪不开眼睛，也挪不开脚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未曾识世事的孩子，难以想象她有多大的心理创伤，更难以想象她有多少的恐惧无法言说，而连最爱她的妈妈，都与死亡的阴影牵连在一起，那么，她又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

佐知子却从未真正帮助过她、理解过她，只是一味的“随她去吧，她自然会回来的”，而“物理时空”中的悦子也从未真正帮助过景子，理解过景子，就算当她扮演“回忆时空”中那个温柔善良的悦子时，她也从未理解过。上文提到，悦子与万里子的沟通，大部分都是悦子单向的，而万里子少有作出回应。这其实也侧面说明了，即使被美化的悦子，也从未走进过女儿万里子的世界。被美化后的悦子，尝试过理解女儿的世界，在她走丢时的会着急、也会听她讲小猫的故事，但是她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收养小猫，每一次对万里子的关心和劝慰，都是本着一种“哄小孩”的态度，悦子实际上还是站在佐知子那一边的，包括最后一次，她对万里子说：“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随时可以回来。”，其实她早已知晓没有回来的机会了，但还是对万里子撒了谎。这个被美化的悦子，只是在女儿世界的门外绕圈子，却没有决心与勇气，真正进入女儿的世界，真正帮助女儿，她的自私大于对女儿的爱。

即使能重来，这个故事的结局仍然不会被改变，景子（万里子）的悲剧仍然不会被改变。万里子的悲剧更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给儿童带来的心理创伤，他们未成熟的心智要比成年人承受得更多，他们无法通过言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与逻辑，如果说妇女是因为家庭而造成的“战争中的后天哑巴”，那么儿

童则是“战争中的先天哑巴”，除了不能言说痛苦以外，儿童还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和生活环境都依靠着父母，因此当一些原则性问题与父母产生分歧时，如万里子不想去美国那样，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更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只能跟着监护人四处漂泊。^[4]

无法言说的痛苦与低幼的年龄都使他们的话语权大大削减，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这样的战争岁月中，他们都更容易被家长、被社会忽视了他们自身的真正诉求，而强迫安上他人觉得他们需要的东西，因此，对于战后儿童心理的恢复工作亦是如此，我们往往只是觉得“他们需要”，却未有倾听过“他们想要的”，他们的心理创伤是否真正被重视被解决，答案似乎并不明朗。而石黑一雄也用万里子的失常的举动和景子的自杀，向世人发出严肃又充满忧思的警醒，提醒着我们，战后儿童的心理创伤与康复问题，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三、结语

通过悦子的忏悔与赎罪，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抉择及其带来的后果，主人公所认为的正确选择，却给她带来一生的悔恨与遗憾，她试图通过回忆来偿还女儿和救赎自我，但很明显，她给自己编织的回忆到最后还是破碎了。人生来就有本质性的缺憾，但我们都逼迫着自己做对的选择，但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坏的”与“更坏的”之间做出取舍，选择的后果需要人类自己承担。在石黑一雄的书中，总是会面临着抉择，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群体，都需要决定自己的生存状态，都需要作出重大的影响人生的选择，都有着相似的困境与挣扎，而在《远山淡影》中，则呈现为妇女儿童这一边缘群体的选择困境与挣扎。

这本小说值得谈的很多，但无论是第一次阅读还是第二次阅读，诸如妇女、儿童这样的战争中的弱小群体、边缘群体的困境与创伤仍最令我动容和心痛，因为他们弱小的声音或者是无法发声，若不是石黑一雄的文字，提到战争我可能永远想到的是战场上那些受伤的士兵，而不是被无形迫害的妇女与儿童，而石黑一雄独特的人文视角与人文关怀，却总是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不能忘记，这是一位处于边缘地位的日裔英国籍作家的独特生命体会与人文视野，身处边缘、反思边缘、关怀边缘。

参考文献

- [1]张怡微. 中篇小说：你所不知道的那些夜晚 论文：充满迷雾的伤痕书写：石黑一雄及其作品研究[D]. 复旦大学, 2012.
- [2]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3]沈安妮.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抉择之难——就石黑一雄获奖对话唐纳德·斯通教授[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8(01):12-19.
- [4]周颖. 创伤视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